



上世纪二十年代杨度及家人

杨度，曾参与公车上书，是反帝、反满的革命先锋；与孙中山相继而相知，奔走南北，游说权贵；最终转向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周恩来领导下的一名秘密党员。这位一生波澜壮阔，始终忧国忧民的国士与济南颇有渊源：1906年，他为长沙华昌炼锑公司筹款，曾到济南向山东巡抚袁树勋求援。1926年，他担任山东督办张宗昌的总参议，又在济南度过大半年时光。

寄身督署 变成“羊肚参议”

杨度曾两度与教育总长擦肩无缘。在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组织以奉、鲁系为主的靳云鹏内阁时，时兼安国军副司令的张宗昌推荐杨度为教育总长，已列入内阁名单。旋以政局变化，靳内阁流产，事遂作罢。1912年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交给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内阁名单里，就曾内定杨度为教育总长。但唐绍仪经与南京方面协商，对教育总长的人选作了调整，将杨度换成了蔡元培。

1926年2月，吴佩孚委任张宗昌为讨贼鲁军总司令，张旋聘杨度为总参议。

“杨度以总参议名义入张幕中，张恒以汉高自况，戏呼杨为子房（张良）。杨笑曰：‘汉高能役功人，公仅役功狗耳。我固不足以当子房，公亦非汉高可比。’张曰：‘然则公亦功狗耶？’相与拊掌大笑。”（陶菊隐《政海轶闻》）杨度虽不承认自己是子房，但他青年时确实倾慕张良，曾学其椎击秦王之举，刺杀满清大臣铁良，惜炸弹未爆。

张宗昌人称“狗肉将军”，不是因为其好吃狗肉，而是谓其好赌。北方俗语曰玩骨牌九为吃狗肉，张宗昌常依其谐音戏呼杨度为“羊肚参议”。狗肉将军配羊肚参议，众人无不窃笑。

看起来，杨度与张宗昌关系融洽，实则并不尽然。杨度在张宗昌帐下，常常斯文扫地。有一则轶闻云：“宗昌在济南，每有大稿件则曰：‘此必须杨度！’于是左右马弁大声传呼曰：‘喊杨度！’度无可奈何，耐之而已。”

珍珠泉畔 与道友纸上谈佛

杨度在济期间，夏寿田曾几度来信与号称虎禅师的杨度谈佛。杨度在《江亭词序》中说：“余于君宪三败（一败于前清，二败于洪宪，三败于复辟）之后，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实，可以已矣。乃不更言经世，而由庄入佛。数载修身，遂有庐山悟道之事。”

夏寿田曾与杨度一起师从王闿运习科举、诗词和帝王之学，光绪进士。1914年，时任参政院参政、国使馆副馆长的杨度引荐其任总统府内史，并一起拥袁登基，被列为帝制祸首。1916年，遭到通缉的杨、夏相偕逃至天津租界，经日相对学佛参禅。后来，夏寿田出任曹锟的秘书长。就在其寄身的山东督署内，杨度写下《唯识八偈序》等“新佛教论”文章。杨度与夏寿田多有参禅问答，如：夏寿田问虎禅师：“闻讯禅中虎，心轮日几回？”杨度复答晴道人一偈：“我是禅中虎，心轮自在回。”

杨度日日与珍珠泉为伴，其《题济南珍珠泉》之对联，亦体现佛家思想：

“随地涌泉源，对澄澈一泓，莫使纤尘淳渊鉴；隔城看山色，祈庄严千佛，广施法雨惠苍生。”

杨度与夏寿田虽潜心学佛，但都积极涉身世事。在陈炯明欲与吴佩孚夹击举兵北伐的孙中山时，杨、夏二人应孙之托及时疏通曹锟，制止了吴佩孚出兵，解了孙氏之危。

造乱离间 被张学良插杠未果

1926年7月，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。吴佩孚首先遭到北伐军沉重打击，孙传芳见势不妙，遂表示要与奉系修好，共同对付北伐军。杨度为襄助北伐，开始在北洋军阀间实施“造乱”计划。9月7日，张作霖在沈阳召开军事会议，讨论南下援吴和讨赤问题，决定张宗昌为援吴军总司令。13日，张宗昌在济南召开幕府会议，杨度力劝张归附广州国民政府，袭取南京，与北伐军合作夹击孙传芳。

陶菊隐《政海轶闻》中记录到，杨度说：“奉军强弩之末，必败，南军势方盛，不可与敌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公宜早为之计，成败利钝，转念间事耳。”张宗昌大悦，倏地在杨度的肩胛上拍了一下：“对，汝真不愧为我的张子房！”

9月27日，张学良闻风赶到济南，问张宗昌：“闻兄欲为国民党，不识有诸？”张宗昌愕然曰：“有之。然吾弟何由知悉？此皆子所以教我也。”张学良乃从容曰：“与国民党合作，吾等筹之久矣。家父与中山先生有旧，吾人应一致行动。若兵未渡河而自相割裂，人必轻我。且家父为吾团体领袖，尤应由家父出面，庶符体制也。”张宗昌唯唯称是。时湘人薛子奇（大可）在座，张学良目之曰：“烦君寄语晰子，彼如饶舌，吾将索其头颅。”结果，“杨闻之，骇然北返，盖杨不独畏祸，尤以竖子不足谋也。”

薛子奇曾与杨度一起办报，他与张宗昌是好友，都是在牌桌上一掷千金的豪爽赌客。座上客薛子奇在《狗肉将军张宗昌外传》中回忆此事说：“纵横家杨度，与国民党元老某公有联系……游说张宗昌，劝其与南军妥协。奉张闻之，派小张往济南，加以阻止。小张大发其南北不两立之主张，张宗昌闻之，立即反悔言和之议。在会谈中，怒目拍案云，我们的地盘，只能让诸吃面条的，不能让诸吃大米饭的。这个南方人杨度，乃劝我们靠拢南军，真是该打该杀。余当时适游济南，张语余云，你告知杨氏，杨氏即抱头鼠窜。”由于张学良插了一杠子，杨此计未果。

这年年底，因张宗昌推举杨度出任教育总长，杨度离济赴京。行前，写下了“市井有谁知国士，江湖容汝作诗人”的诗句。杨度以国士自诩，虽处逆境，心气甚高，并没有真的遁入佛门，仍想干一番大事业。

济水河畔曾有一个地方“台邑”，周朝属于齐国，与平陵邑、涿邑一样古老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这个地方因水的变迁而屡屡沉浮，后来它“变身”为老僧口这个村落，先为济水渡口，后为清河渡口，再为小清河渡口，也算是因济水而生，因小清河而盛。

村北头庙台子上，有一株需三四个成年人合抱的古柏，还有一个跟凤凰有关的传说。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载“延光三年二月戊子，济南上言，凤凰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”，就是这个故事的出处，它记载于史书之中，流传于故老之口。村落还遗留许多古迹，有汉代的石刻画像，有北魏的石雕佛像，很多房子的基础是过去的坟石，或体积巨大或花纹精美，有人工夯筑的台地，古老的遗迹比比皆是。

台邑、台国、台县、台城都曾是老僧口的名字，一一被记载于史籍中。春秋时，齐景公要将台邑封给晏婴作封地，而晏子不受。由此得知，台邑距今至少有2500年的历史了。汉高祖六年（前201年），刘邦封戴野为台侯，而历城县是汉景帝四年（前153年）设置。景帝三年，七国之乱，戴才参与叛乱，国除，后设置了台县。西汉、东汉时期，台县都是济南国的领县。北齐天保年间，历经战乱以及济水流微等水源问题，台城被废。

清代历城地图上，台县故城在白云湖西，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载：“台县故城在东北八十许里”。这里就是老僧口，现为济南历城唐王镇老僧口村，北倚小清河，东南比邻白云湖，赵王河从村中穿过。

老僧口一名，最早出现在唐武德年间，原名老僧渡口。为什么叫老僧口？一个说法是，“有老僧坐化，因此为名”。又传说，有老僧结跏趺坐，逆流而上，到此停，人们很惊奇，以为是神迹，于是修建了大圣院。金代济南人王绘《大圣院记》记载：“老僧口镇，在闻韶驿东北七十一里，后唐清泰二年（935年）建，本小清河渡口。”

老僧口的地形，虽然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、洪水淤积，依然具有中间高四周低的特点。上古时，台邑临近济水，土地平坦，适合耕作渔猎，又居于高台，免于水患，确是先民生活的理想之地。后来，它在秦汉时为济水渡口，唐宋时为清河渡口，北宋熙宁后而为小清河渡口。可以想见，这座颇具禅意之名的村落目睹了多少朝的船来舟往，见证了多少代的水利废弛。

济水淤高，芹沟水满，老僧口东北部隋唐时可能是一片水泽，至今地势低洼，少有村庄。因有水患，唐初“权置州郡倍于隋时”，台县也没有复置。因水利需要，唐武德年间在村中开凿了人工河道，这也是隋唐大运河的地方性工程。后周世宗柴荣兴修水利，以通齐鲁之漕。赵匡胤黄袍加身，继续规度齐鲁水道，疏浚拓宽了这条河道，从那时起叫“赵王河”。北宋时，老僧口西有兴德军，东有清平军，赵王河上千帆竞发，而被村人记忆，又称“运粮河”。

刘豫所为，是将北流入大清河的泺水，筑下泺堰，导之东流，重入赵王河。《山东通志》《乾隆历城县志》记载，自孙家闸，经老僧口，至赵官桥，逶迤至东北，进入章丘境内，这一线路即为小清河在历城的故道，河道淤塞后，就以桥闸堰的形式记载于史志。因利用了赵王河故道，穿村而过的河流，村人只称赵王河，而不说是小清河。老僧口自后唐清泰二年建镇，金代沿置，丝织业发达，有制作络丝的工具“张丝竿”，大圣院香火旺盛，是历城东北重镇。

自明初，小清河屡塞屡浚，久之复淤，水患频生。在历城段，小清河以泺水为源，泺头东有阻，泺水就北入大清河，这段河道就失去水源。明永乐、成化年间，都进行过疏浚，修建了老僧口闸。嘉靖以后，泺水又自堰头北决，历城段的河道逐渐湮废。直到清光绪时，才裁弯取直开挖新河，基本形成现在的小清河。

借金元以来的优势，清代老僧口依然是方圆几十里的中心，有一条南北向长达三里的大街，每遇大雨，滔滔流水向东西滚滚而去，人称“滚龙街”。旧有九街、十八巷、七十二胡同，都是沿着这条大街分布，条条街巷相通，经纬有序。全村大小共有十个湾涯，由沟渠连通，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，可蓄水泄洪，又水草丰美。村中二七为集，有春秋两社，又是买卖大会。春社有各种舞龙表演，人山人海，锣鼓喧天；正月十五有点“万盏灯”民俗活动，用铜质小盏，盛香油置棉灯芯，根据古谱摆出各种图案，点燃后映照在幕布上，流光溢彩，灯火辉煌，吸引着十里八乡的民众，现已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近闻，小清河复航已经列为计划，追本溯源，稽古钩沉，梳理老僧口这一古老村庄的历史不由心生敬佩，它因济水而生，因小清而盛，因水的变迁而沉浮沉寂，却一直生生不息，顽强生长。

【行走齐鲁】

老僧口：
依济水而生，三为古渡口

□ 张勃

□ 魏敬群

国士杨度在济南

□ 魏敬群



国士杨度在济南

□ 魏敬群